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此莊子自敘其作經之旨人當以聞道而先人如顏成子游學道九年而臻大妙之境不可如影之待形甲蛻之離而不復合則影滅然待之中又有待焉不可如影之必待火日須與而陰夜代之則影又滅矣人之形體猶影也生猶火日也死猶夜陰也元神去而軀殼存何異蜩甲與蛇蛻乎而強陽安在哉莊老此喻提醒人當急急覓同伴訪仙師而求長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音言日出和以天倪此篇先生自敘立言之意郭象謂託之他人寓言非也所言者淺故十言而九見信重言謂借重上古帝王大聖大賢之言以取信者十居其七也卮言猶卮酒易於入人之口以况卮言易於入人之耳也和者和合也天倪者人天性之端倪也以寓言十九藉外卮言和合天倪而出令人鼓動其性天耳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十一

牛集三十一

人之罪也

談性談玄人多不悟故不得不為寓言藉外物論之即下根鈍器聞之必悟矣故談道不可以直言猶親

父之不可譽其子也非吾之好為寓言與已同則應不與已之咎乃下根鈍器者之自取其咎耳

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也止言

也喜同而惡異人之常性是同而非異亦是為耆艾年先矣而人之常情故借重古人之言以止之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

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我以為耆年為重者以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經緯天經地緯也本末大道

之本末也此而先人則人信之人而不聞道則是無以先人也太上云識得人跳出塵無人道也之道乃天何以生人人何以完其精神而為真入也何重之有

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之和不曼衍如草曼水衍生息不言則齊是非同異惟此齊與不竭以此言而消歲月也

言不齊齊者一也一則忘言矣言與齊不齊也不言則一設涉於言則一而不

矣故曰無言彼我之見原自不齊故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聖人有有言之言有無言之言此則言其無言故如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終身不

默也聖人有無言之言教即無言若有言也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然有自也而不然天下之不可不惡乎然然於然我無然然於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我無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

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危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凡人所謂可不可然不然皆有自

無不可者可得而齊所以能久也若非我以自然之言調和眾口而與之同為是非寔能要諸久遠哉萬物皆

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

道藏輯要南華真經程疏四三牛集三

倪也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然皆自無始以來形相禪始終循環莫可得而比擬者要皆以氣

聚而生氣散而死於不齊之中有至齊在焉是之謂天均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

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

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即敏求之意莊子曰孔子

謝之矣已謝去此事而其未之嘗言此不足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

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

人之口而已矣夫才受於大本是天降之大才非小有才之才也且其才皆由性靈以生德以濟乎才也時而

有鳴以彰志皆合於音律時而有言以範世皆中乎法則利義陳前不能淆好惡是非不能混皆是以言教也止能服人

之口不能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讟音悟立定天下之定已

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不以口服人能使人心服而不敢違逆者是必無言之教也而人心乃定

矣吾立定以心服而定天下之定道其止於此乎止於此會乎吾且不得而及彼至人心服之教乎已上皆孔子言

子再仕而心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三釜之粟祿之薄也

親及而後仕三千鍾不洎音計及也謂以厚祿不及其親也吾心悲親雖厚亦樂

而亦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音立曰

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鶴雀

蚊虻相過乎前也林希逸曰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矣言只此

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顏喜乎必進此一步然後爵祿不入於其心而一塵不掛矣顏

成子游謂東郭子綦音其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

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

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野返其朴也從順也是非好惡無所逆也通者無我無人無障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三

牛集三

礙也物如槁木無情識也來謂非幻非滅如往之有來也釋氏之如來本此鬼入與鬼同其屈伸天成與天同其造化然

又有箇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物未始有始也者故八年九年工夫愈細不知有死不知有生乃入於妙入於大妙

則與道合真矣不知死是不死也不滅本此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知生是不生也釋氏不生不滅本此

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

所不適生則有為死則無為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為死之所自故聖人外

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夫人皆以其死也有自也謂有大司命以宰之也而生陽也俄而自無而

有疑其為無自也而果然無自乎不知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必然之理夫人惟聽造化為陶冶耳適者往也惡乎以生為

得所當往而適其生乎惡乎以死為不得所天有厯數地有

不當往而不適其死乎不敢與造化爭衡也

人據吾惡乎求之此以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復徵問厯數謂日月星辰之數人據謂圖書禹貢地理之可據

者二者猶不足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

以盡天地之理

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

若之何其有鬼邪以爲無命耶窮之不知其所終以爲有命耶

機不爽以爲有鬼耶善未必福仁眾罔兩影邊淡問於景音

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髮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

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影稱罔兩之詞奚稍問也汝何

稍而予有而不知其所以我之俯仰行止皆有所待予蜩音

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甲蛻一離不復聯屬火與日吾屯

屯聚也陰日與夜火無吾代而去也眾罔兩故稱曰叟叟若隱

於形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蓋知所以哉譬之蜩已化而甲在

屯聚而顯遇陰與彼形吾也影也所以有待耶無形則無影而况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古

牛集三

乎以有待者乎

影待形也而形則何所待乎有待者必有待待

者待者形操其權而况待待者又有所以主張

乎形者非彼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猶

之所待乎健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彼形也我影也影

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

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居不答至舍進盥音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

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聞音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不可

故老子曰而睢睢音眊眊音而誰與居人將畏難也大

白若辱

道高之人心無一毫點染內懷玉也盛德若不足道

高而心愈下德盛而志愈謙不自滿足也

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

舍者迎將其家公

主人

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音陽炊也

者避

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同一楊朱也一舍者也始而避不止於不爭既而爭不止於不避曷

以故始而露其丰穎故人見而敬之既而深自韜晦故人視之以爲尋常矣

復圭子曰南華老仙自揆立言既多恐人殉迹而失真宗乃

自說破其立言之法有三寓言重言卮言也使人知尋其正

脉耳凡言人事寓言大道十中有九欲人保全性天也凡言

帝王聖賢有徵而可信十中有七欲人之不疑也卮言如卮

酒在手和天倪而出令人爽口因以爽心不覺鼓舞而興起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程疏四

圭

牛集十二卷上

也此何以故以人之根有上下器有利鈍也故就性天而言

性天不若藉外物而論性天之易明也卽親父不譽其子之

說也寓言也就庸言而醒庸人不若借聖諦而聳庸人之悅

從也卽是同而非異之說也重言也人之以年先人而聞道

不先吾終謂之陳人而不謂之先人不如以美言曼衍使人

知窮其根源也卮言也道有言乎無言乎言者齊乎不言者

齊乎吾以不言爲齊則言而愈不齊矣吾以言與不言俱不

齊也毋寧不言乎毋寧言而不言乎終身言未嘗言言齊

不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齊言也可不可然不然均

之有所自吾無然不然因其物之然不然也吾無不可不可因

其物之不可也物物有天物物有倪吾以卮言和而出之則天下之言齊而久遠之情得矣號物之數謂之萬形不一也而相禮同造化之所循環形不倫也而天均同天均者即天倪也人之所以成性物之所以成物不外乎此耳莊子與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不唯渣滓化而是非亦化聲爲律言爲法利義不滄好惡是非合宜服人之口非難而服人之心爲難也管子再仕而心再化其先仕而心樂樂親之與養也非樂三金之粟也其既仕而心悲悲親之不與養也非悲千鍾之粟也即此猶係心於悲喜也其去哀樂不能入而爵祿不介懷者尙隔一膜矣顏成子游進乎東郭子綦之道一年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六

牛集上二
×上上

而復還乎太朴二年而與道不違三年而撤人我之障四年而情識不著五年而獨往獨來釋氏之如來本此也六年而役使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也七年而天即我我即天與天地合其德也八年而忘死生心經之不生不滅本此也九年而大妙與道合真即太上無欲以觀其妙也生則有爲猶有私而不爲者死則無人不然乃大公也死陰也人之死不死於死之日其來蓋有自矣而生陽也以爲無自者不知死生同途陰陽一理惡乎適惡乎不適也在天有厯數之可按在地有圖書之可據天文地理甚爲彰著也昭昭生於冥冥終無其終而始無其始故謂之無命不可謂之有命亦不可有

倫生於無形體物不遺謂之無鬼不可不見不聞謂之有鬼亦不可固兩生於影影生於形俯仰行止皆隨形也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形之有影猶之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以此爲比亦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則影生陰與夜則影滅吾之所待者非火日耶而况乎又有所待者火日乎形體乎彼火日有來往吾亦與之爲來往彼形體有強陽吾亦與之爲強陽形影且爲幻也况強陽亦非真也又何必問其孰爲真乎孰爲幻乎陽子遇老子於中道老子仰天而歎曰吾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陽子至舍盥洗漱巾櫛膝行而前曰請問其

道藏輯要

南華真經
程疏四

七

牛集十二

所以不可教者何也老子曰善觀人者不於動容而於眉睫而睢睢盱盱目中無人人誰與之居者大白若辱不露一鋒穎也盛德若不足不矜一知識也吾教子止於此矣陽子斂容易色曰謹受教當其未受教之時此一陽子也公與妻胡爲而執席執巾櫛舍者煬者胡爲而避席避竈及既受教之後亦此一陽子也舍者胡爲而與之爭席豈止不執席而已哉良由太上數語默化卽良賈深藏若虛盛德不足若愚之意也可見道德揚於外不若藏於內與其使人知之者淺不若使人不知者深也陽子一言而頓悟易悟也哉